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八月庚寅朔司天監言日當食雲陰微雨不
見 詔聞嘉雅威茂州頃者雖時有寇畧然不至大患
者蓋以山州險阻足恃故也今提舉戎黎等州買馬司
乃役兵匠開隘通道甚非守圉之利又增價市良馬亦

未見數其罷嘉雅威茂州開道險路其所市馬數以聞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罷買馬司宋如愚劄南湏知有雲南買馬記可證此事今附注此嘉州峨眉縣西十里有銅山寨與而南生蕃相接界戶不滿千俗呼為小道虛恨姓縣尉例以十月一日上寨守護謂之防秋至四月一日罷歸煮者以水潦方溢而葭爾虛恨無能為也虛恨固無能為行六七百里東寨東寨之西百五十里至宜岬城乃八詔王之巢穴也其地東南距交趾西北連吐蕃而旁靠蜀蜀自唐時常遭南詔難惟太平興國初首領有白萬者款塞乞內附我太宗冊為雲南八國都王然不與朝貢故久不語蜀之蹊隧馬熙寧六年陝西諸蕃作梗互相誓約不欲與中國貿易自是蕃馬絕迹而不來明年朝貢委成都路相度募諸色人入界招誘西南夷和買峨眉有進士楊佐應募自傾其家貲呼犂不送佃民之強有力者几十數人貨蜀之繒錦將假

道于虛恨以使南詔乃畏十日糧貯醢醢鹽茗並桂以
為數月之計諸從行有蓑笠鐵甌銅鐮弓箭長槍短刀
坐牌網罟佃漁之具人斬輕桐以藥索重有餘材則束
而賣之大抵皆先窺鑿聚勘如屋之間架然將以為寢
處之備也每望日之景穿林菁而西遇擊獸先擊鐮以
驚之或操弓箭執刀槍以俟會平林淺草長溪大澗即
施網罟以從事于佃漁其徒常鮮食以飽日行終四五
十里未暮即相地架起桐材上下周匝徽索而纏之然
後蔽以坐牌副以網罟將湊于其中必積薪于其側鑽
燧火以待夜事然其地多暑或蒸而為瘴值山深木茂
煙霾鬱興欲雨而莫辨日之東西間或迷路竟日而不
能逾一谷也初銅山為蕃漢貿易之場蕃人從漢境負
大布囊盛麻荏以歸囊歸遺麻或荏既久而藥生佐之
徒躡麻荏生蹤前尋去路自達虛恨界分十有八日而
抵束密之墟前此三四十里漸見土田生苗稼其山川
風物畧如東蜀之資榮又前此五七里遙見數蠻鋤高

山俄望及華人遑遽呼號招羣蠻蛇聚佐乃具巾紵啓
折而立命其徒皆俯伏毋輒動湏臾有老髻自山而下
問佐何來佐長揖不拜俾其徒素詣夷語者具以本路
奉旨招誘買馬事對徐以二端苗羅啖之老髻涕泣而
徐言我乃漢嘉之耕民也皇祐中以歲饑來活于茲今
髮白齒落垂死矣不圖復見鄉人也乃為佐更好于東
密王父之有馬十數騎來邀迎悉俾華人乘而入東密
王悅蜀之繒綿且知市馬之來其國也待佐等甚厚不
惜椎羊判豕夜飲藤背酒蠻女媵婦與人亂不禁惟已
嫁嘉者抵死故飲散輒擇其女婦徧匹華人抑所以重
漢之貨也凡如此未旬浹會八國王康得其狀遣使詰
問何故與華人雜處東密懼因悉以佐等所賣物偕行
三驛趣宜咩城而獻諸都王王館佐于大雲南驛驛前
有里猴題東至戎州西至身毒國東南至交趾東北至
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詳審詢其
里猴多有完茸者俄遣頭囊兒來館伴所謂頭囊者乃

唐士大夫不幸為蠻賊驅過大渡河而南至今有子孫
在都王世祿多聰悟挺秀性性能通漢語佐抵大雲南
之翌日都王令諸酋長各引兵雄張旂隊擁佐等前通
國信既諭市馬之實而都王喜形于色問勞贈送佐等
各有差尋以陝西諸蕃就漢境貿易如初而西南市馬
之議罷明年銅山寨中峨眉縣縣中嘉州州申木路鈴
轄司以某日有雲南蕃人貢馬若干到寨乃楊佐者奉
帥府命通國信招誘出來鈴轄司即下委嘉州通判郭
九齡前視犒勞且設辭以絀之謂本路未嘗有楊佐也
馬竟不留初佐受雲南八國都王回牒歸投帥庭後緣
頒示九齡遂掌在嘉州軍資庫蕃人知設辭相拒其去
也頗出怨語元豐三年春三月生明日宋如愚東軒錄

壬辰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徐禧

察訪廣南路常平等事

詔州學教授自今先召赴舍

人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在職有不法事委州郡監司體量以聞從中書戶房習學檢正公事練亨甫請也 上批勾當御藥院李舜舉服勤左右多歷年所檢身奉上最為慤謹令依舊供職候將來南郊依見寄官資奏一子官餘人毋得援例先是舜舉常乞解御藥院補外上留之以其已寄諸司副使而留則不預南郊奏薦故特有是命 河東經畧司言准分畫地界所牒已差晉州麟州代州通判赴當所勾當公事及要使臣

馬仲良等五人准備使喚已發遣去訖上批契勘分畫地界開壕立堠自有諸寨使臣及逐處巡檢未知用許多文武官作何使喚可剗與韓縝等令留合用勾當的確人外餘並放令歸本任 詔收養監裁減兵員其將校委步軍司比類軍分移隸兵士依廢左右天廐坊例施行從羣牧司所請也

八月三日

癸巳定州路安撫司上相度到沈括所奏敵人出入道路合先據地利安置營寨事詔樞密院籍記先是括察

訪河北言定州北蒲陰滿城皆有廢壘若北騎入侵可
以發奇遮擊故也括初至定州日與其帥薛向畋獵畧
西山唐城之間二十餘日盡得山川險易之詳膠木屑
鎔蠟寫其山川以為圖歸則以木刻而上之自此邊州
始為木圖定州城北園有大池謂之海子括與向議展
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瀾
漫凡數里使定之城北不復受敵議者或欲傍西山阻
險為山寨以處避敵之民括以為不然曰民當使之同

安逸共患難若縱其寇至而潰則君誰與守兼頓斃道
路先自屠戮足以助敵勢非策也乃嚴為入保之法仍
設關梁以止逃者設旗鼓興召之令舉河北西路可得
丁百萬以臨邊圉皆兵也元氏銀冶發轉運司置官收
其利括以為不可曰耕墾利于近商賈利于遠今開銀
冶於極塞容聚之民一旦成市仰哺邊粟日耗軍食近
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偽何以檢察朝廷
歲遺單于銀以數十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價重而契

丹利之昔日銀城縣坊城皆沒于契丹蓋北人未知鑿山之利也若啟之使能自致則國中之幣益輕復何賴于歲餉之物其勢必携鄰釁將自此始矣時契丹畧漢境民不安于鄙傳城自歸而真假莫能辨守者無敢納賴敵退鄙之人幾肉于契丹括為講坊市法嚴為防禁使民各以鄉閭族黨相任分坊以處之謹啟閉之節坊有籍居有類出入有禁邊人為安河北阻于大河惟澶州浮梁属于河南契丹或下西山之材為桴以火河梁

則河北界然援絕括請設火備無使姦火得發定州北境先種榆柳以為寨榆柳植者以億計括以謂契丹依之可蔽矢石伐材以為梯衝是為寇計也皆請去之時賦近畿戶畜馬以備邊不可得民以為病括以為契丹馬所生而民習騎戰此天地之產也中國利强弩猶契丹之上騎也捨我之長技勉強所不能以敵其天產未聞可以勝人也

戶馬法始二月二十三日

邊人之習兵者平日惟以

挽强為格括以為挽强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

為法如此詔可者三十一事

自括初至定州以下至三十一事皆據括自誌刪改

追附惟屯田議依會

要繫七年二月末

詔有蝗處委縣令佐親部夫打

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

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升蝗種一升給麤色穀二

升給價錢者依中等實直仍委官視燒瘞監司差官覆

案以聞即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

地主錢穀毋過一頃

新紀書募民捕蝗易以粟苗損者償之仍復其賦

上批

京城南張使者廟訪聞比歲都下之民禱祠多得疾愈

近以皇子憫經月不安曾遣使祈禱仍祝以苟有嘉應
即當封爵今其疾日就痊除可特封嘉應侯

御集四日
事憫竟卒

故錄之

甲午罷禮賓使權發遣河北緣邊安撫使沈披令監司
案其不職事以聞既得實會赦免推治特依衝替人例

降一等差遣

衝替乃十二月四日事并
書披三月五日方授任

司農寺勾當

公事杜常言裁減熙州隨軍蕃部公使三庫合支錢物
詔常如所減數著為例冊申司農寺詳定仍詔常取河

岷通遠軍公使數裁減以聞

乙未徙太子中允權發遣開封府推官王欽臣為羣牧判官仍罰銅八斤坐知開封府陳繹出禱雨而欽臣擅判辭狀繹劾奏故也 禮院言皇第四子無品秩今葬永安縣欲依故事用一品禮從之 都水監言河流變

徙乞令䟽濬司因今河勢䟽濬詔外監丞司及程昉同相度合䟽濬處分上下兩節䟽濬 手詔聞陳潁州蝗蝻所在蔽野初無官司督捕致重複孳生自飛蝗已降

大小凡十餘等雖自此漸得雨澤麥種亦未敢下蓋懼
苗出即為所食根亦隨壞若至秋深播種失時則來歲
夏田又無望矣公私之間實非細故其令京西北路監
司提舉司嚴督官吏速去除之仍具析不督捕因依以
聞 詔河北路諸縣弓手依河東路留十五人或二十
人充白直外餘以上番保甲充數

丙申工部郎中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謝景溫為遼主生
辰使文思使高遵路副之太常丞集賢校理直舍人院

李定為正旦使皇城使兼閣門通事舍人李惟賓副之
太常丞集賢殿修撰侍御史知雜事張琥為遼國母生
辰使皇城使姚麟副之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
居注竇便為正旦使皇城使曹誦副之後定免行以祠
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孫洙代之麟遭母喪以東作坊使
向綽代之遵路時知豐州召未至上批本州地控西北
二敵最係極邊不可闕正官乃令遵路還任以文思使
王崇拯代之熊本言經制獠賊乞差秦鳳鈐轄賈昌

言量募兵効用從之詔夔州路難得錢糧熊本處置邊
州事所用大小使臣及軍兵等並須精選 詔熙河路
有功使臣未有差遣借職以上並增差內地監當其三
班差使以下願換禁軍將校者比附安排 又詔三路
臣僚奉舉武舉人雖非土著別州有戶貫者並許收試
又詔江淮等路發運使張頡專應接高麗使入貢事
先委發運使羅拯拯已罷故也 詔聞淮南江東兩浙
路災傷州軍米價踴貴其令發運司勘會斗錢八十以

上處留上供米毋過百萬石量減市價予民斗毋過八

十

新紀書詔發運輸京師粟留無過百萬美者與飢民

詔官戶輸役錢免其半

所免雖多各毋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

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在輸錢等第不及者併

一多處以司農寺言官戶減免錢數及人戶兩處有產

業者出錢不一故也

墨史有此朱史削去云後已書蓋九月二十二日司農寺云云似重

出也今兩存之新紀于丙申日

書減官戶役錢之半舊紀無之

丁酉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元絳復兼侍讀學士絳坐三

司火奪職至是復之 奉禮郎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王
震提舉邢洺相州義勇保甲太常博士檢詳樞密院禮
房文字王伯虎提舉絳隰等州義勇保甲 別試所言
武舉人試孫吳六韜大義六韜本非完書辭理訛舛無
所考據欲止于孫吳書出義題從之 詔參知政事呂
惠卿罷提舉編修司農寺條例 賜秦鳳等路轉運司
銀二十萬兩募商人免稅入中糧草 熙河路洮西安
撫司言熟戶摩雅克族麥熟總噶爾引兵抄畧本司出兵千

一百人防托經畧司亦遣兵千人為聲援今嘉木卓城一帶無事兵並放還詔賜防托兵特支錢有差 環慶路經畧司言蕃官供備庫副使梅重信內殿承制閤門祇候蒙布等乞封贈父母妻詔依漢官例 又詔河東陝西路緣邊州軍并外城寨受敵處依河北守城法

戊戌右龍武軍大將軍均州團練使宗制卒相王允弼子也中書擬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手詔宗室名連宗字者皆太祖太宗諸王之後方今於皇家最為行尊屬

近比歲淪亡相繼存者無幾送終之典理宜加厚可贈
彰化軍留後北海郡公著為例

辛丑召輔臣觀穀于後苑 詔江寧府倚閣四等以下
戶六年七年逋稅以歲旱故也 權發遣荆湖南路轉
運副使蔡烜言全邵州招誘平水等三十團峒首領楊
晟進等納兵械歸明乞依例歲輸課米從之

壬寅詔諸州軍當留廂軍工役大名府瀛雄州八十人
餘州軍五十人非朝旨毋得抽差 詔隴山一帶已經

差官案視可耕官田德順軍儀州四千八百八十八頃
已募三千九百九十三餘戶請佃四千一百七十三頃
歲輸租計萬三千一百餘石其令王廣淵籍佃戶為弓
箭手免所輸租不願者聽別募人具所籍人馬數以聞
廊延路經畧司言德靖寨蕃官李德平劫掠西界財
畜已差官根究還夏國首領勘會西人時於界首出沒
理索人畜別無大段賊馬蓋因慶州荔原堡蕃部擅入
西界劫畧致互相讎報乞嚴戒荔原堡蕃部免致生事

從之 上批樞密院見比較兵數及章惇所奏兵費事

因何如此淹緩多日不見聞奏與限一月令了當

此據御集

當考詳日錄七月十七日章惇論密院添兵事上曰惇必別有意非特為添兵前乃乞留中不降出劄子因進呈兵數湏得密有何義理此或與上批相關兵數湏得密已見七月十七日

癸卯詔韓琦子忠彥候服闋除直龍圖閣又詔孝彥純彥粹彥陞一任端彥遷一官賜孫治進士出身子嘉彥孫澡洽誠女之子王幾道並文資安排用遺奏恩也

中書言江淮等路發運使副並兼置茶鹽礬酒稅提舉

逐路巡檢兵甲賊盜都大提舉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
銀銅鉛錫坑冶市舶鑄錢等事職務至衆無繇辦集請
以江淮荆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使副結銜餘事毋
得管勾從之

會要繫之九月又畧不同今從實錄會要
云熙寧八年九月中書門下言欲乞發運

使副除所管錢物斛斗就賤處入買貴處難賣或就近
便計置點檢綱運鹽礬事及諸官吏因本司事有違法
者許糾舉外其餘事並不得管勾仍只以江淮荆浙等
路制置鹽礬兼發運使結銜從之元祐三年十月三日

崇寧三年九月

二十日可考

甲辰衛州言汲縣朝歌村保正裴公討為軍賊所虜弟

公詳率衆追賊奪公討以還仍獲賊首詔以公詳代公
討為都保正賜錢百千 三司言州縣以絲綿為賦舊
不收官耗及秤耗者請增收十之一舊收數多者自如
舊從之 詔熙河路以功補文學助教者召朝臣二人
奏舉注權入官三年滿無遺闕嘗得解者與注正官餘
奏取旨

乙巳常州團練推官曾旼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上前
此固欲與改外任差遣

六月十七日又
十月十四日

蔡承禧劾呂升

卿又以收為言故出之承禧言收科場小生畧無聲實
輕儇陰狡依倚城社呂惠卿寔在門下又令編修令收
職為檢討曾無論譔之補忽侮同列動有呵叱之辱謬
為剛狷陰招權利臣初至京師嘗聞其人得為檢討慮
有異才及遇與語其人才乃奴僕之下者頃嘗登對陛
下之明已悉其人別無擢用臣欲乞下經義所并令敕
所檢會曾收檢討編修有何勞効若無所備乞下屏斥
於是又言收奴隸小物卑事惠卿左右依倚為姦利口

工讒自及第後即入條例司不一二年即為提舉豈曰
為官擇人提舉之命雖未為監司在京視之則眇然在
外道則可以廢置官吏利害民庶動關國家調度所繫
不輕若以庸下輕浮小人雜廁其間不惟有害於事亦
使一路吏民無訴至於轉運提刑其勢足以相執或有
恣意妄施喜怒行遣官吏難與之校伏乞送銓院與合
入差遣提倉之命乞別選人

十一月十日
四日改罷

先是大理寺丞

方澤除江西路提舉常平承禧并言澤才識庸下緣呂

惠卿妻黨以違碍選人入條例司未及三二年不應便有此除又言澤為越州判司有不可言之穢行為人所訴幾欲成獄本州庇覆得免豈堪臨長一路伏乞追寢除命送兩浙轉運司下越州根究施行

承禧言方澤先與曾暉同章澤

除提倉實錄不書今附此九年五月十四日承禧云云可考實錄乃于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載承禧言蓋十一月十一日方有體量之命也今兩存之

詔大長公主當出降其令內外

兩制以上及諸路監司訪世族子弟性行溫良儀狀秀整可備選尚者以名聞在外令乘驛赴闕上批在京

剝負營房差沈希顏管勾以營房迫隘疲老失所依故也荆湖北路轉運使孫楠言知保靜州彭儒武自言欲遣子歸順畏師晏邀阻乞發卒修辰州北江堡寨以備師晏仍乞差前管勾文字著作佐郎陳向太常博士秦中幹集及言權轉運判官周師厚沮邊事詔委楠專處置對移師厚鄰路以向及中為荆湖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居旬日師厚亦言欲因師晏等窮窘建城寨招納師晏等置於辰州然後進兵據其故柵詔楠相度施

行

周師厚所言乃二十七日事今并書不知師厚竟對移何處當考

戊申詔内外宮觀寺院主首及僧道正舊降宣敕差補者自今尚書祠部給帖 詔真定府路安撫司如北人移鋪侵越疆界先以理道說諭止約或不從量以兵馬驅逐毋輒生事本路言探報北人欲移鋪屋故也 詔鑄錢監所鑄錢每緡熟錢重五斤若前代舊錢並聽行用其不堪上供者許留逐州雜支

二月二日五月十六日

詔災

傷州軍獲強盜該陵遲處斬或殺人或凶惡或軍人或

三犯行劫並至死或曾犯盜至徒經斷而又三人以上持杖行劫至死或在重法州縣者聽用賞格餘降一等賞之刼穀食者又降一等 軍器監乞詔逐路轉運司應副材物於前五年取一年酌中錢數為額外收買聽於上供錢帛折除非上供路即朝廷降錢給還從之

庚戌吏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韓絳罷為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

論政愈駁數稱疾固求罷而有是命

絳本傳但云絳繼王安石為相請置

局中書鈎考用度以均節邦計事滯留多不決數月以疾辭新舊實錄並如此可謂疎畧矣今參取別修存其梗槩卽伯溫見聞錄云韓絳初以論助役與王安石同復拜史館相為呂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詔

蠲鄂州失催茶稅錢歲二萬五千七百餘緡仍令民自

熙寧七年復認舊額輸納以三司言自嘉祐四年茶法

通商至熙寧六年總十五年失催錢至三十八萬五千

六百三十餘緡故也 中書言國學開封府諸科舉人

孫義等訴所問題並挑摘三兩字至有重疊數十字者

試院亦奏義等嘗於簾前言朝廷欲廢諸科乞預行曉示免使孤寒虛習勤苦詔並駁放內為首者殿一舉初義等既就試得所問義目擲試卷于地相率出外遮宰相自訴詔取義目進呈而有是命上批都城久失修治熙寧之初雖嘗設官繕完費工以數十萬計今遣人視之乃頽圯如故若非選官總領曠日持久不能就緒可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宋用臣提轄修完有當申請事條具以聞仍差河北京東簡中崇勝奉化十指揮及廢

監牧軍士五千人專隸其役軍士仍隸步軍司應緣修城役使犯杖以下令提轄修城所決之合干追照仍送步軍司每五百人許奏選殿直以下至殿侍一人督役

九月七日置廣固等地理志云熙寧八年九月癸酉完都城元豐元年十月丁未告畢初修月日與實錄不同

考

詔熙河及洮西緣邊安撫司自今月奏軍民平安

初並旬奏至是以邊事平息也

辛亥詔糴買糧草違法致虧官甚者監官及知州通判

並取旨降黜

壬子命池州司法參軍孫諤編定省府寺監公使例冊
條貫又命諤監制敕庫諤邵武人既舉進士試法中第
一故以此命之制敕庫用士人自諤始

監制敕庫以楊
時纂誌增八九

月二十四日為習學元
豐二年正月六日可考

又詔澶定州北京軍器什物

各為九庫 司農寺言保甲之法主客戶五家相近者

為小保五小保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諸路皆準此行
之惟開封府界五路則除客戶獨選主戶有二丁者入
正保以故小保有至數十家大保有至百餘家都保有

至數百家人數過多地分闊遠一保有犯連坐者衆蓋
立法之初有所未盡欲令開封府界五路依諸路編排
詔自今保甲三年一造簿編排開封府界五路候造簿
日如所請施行 權發遣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利州
秦鳳熙河等路茶場李杞言賣茶博馬乃是一事乞同
提舉買馬歲以萬千匹為額詔杞兼提舉買馬且以二
萬匹為額二年取旨 詔河東路民田蠲稅及八分以
上並權倚閣 司農寺言江東淮浙災傷當賑糴聞江

南西路穀稍賤乞遣知咸平縣殿中丞吳居厚計置及
於荆湖路兌糴應副居厚豫章人也又言本寺點檢諸
路拘賣坊場河渡鹽井碾磴之類簿書減裂欠失官錢
欲委提點刑獄司選官取自拘賣以來至今年終文案
并較條驅磨申寺點檢校其驅磨精麤案為賞罰從之
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府十二州軍夏秋稅
外有和糴糧草最為弊法以其量支價錢雖過荒歉無
例檢放縱許倚閭亦次年催納雖官給錢布萬數不少

而民所得微細全無所濟若直減一分而以錢布買一分糧草自可得足
魚改為正稅即送納割移事之簡便
遇災傷例得檢放不煩逐時奏請倚閣詔河東都轉運司勘會以聞其後都轉運司言無例除放遂已

朱本削去以為

不曾施行新本從之今復存此

癸丑司農寺言開封縣賒借粳米價錢六萬緡多失催理無簿籍案驗又失催常平錢四萬餘緡并所散坊場錢八千緡及不開修緊急溝瀆知縣胡宗堯乞差替詔

宗堯衝替令司農寺具前府界提點吳審禮劉淑蔡確
違法事以聞後淑審禮確坐各有失點檢諸縣違法事
展磨勘二年淑又坐不肯簽書發摘祥符縣違法申司
農狀與堂除合入差遣仍令件析違法事以聞

十二月十四日

展年別與差遣今并書
件析違法事後無所見

又言咸平新鄭白馬酸棗等縣

推行簿法均定役錢榜示民戶並無辭訴聞諸路官吏
多未通曉欲乞府界令佐造簿已畢通曉法意者從本
寺遣勾當公事指教諸路造簿及推行常平給納新法

催理舊欠常平免役坊場等錢穀候一路指教推行畢
比較課最量材擢用從之仍候舉到官中書審察與差
乙卯詔司農寺支坊場錢三十萬緡為鄆州市易本錢
中書言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皆親書節案乞止
令圈節付吏寫錄并減詳議官一員詳斷官二員從之
審刑院大理寺言有蔭人楊仲甫百姓賈沆等十一人
傳謗訛時政文字罪當徒會赦詔仲甫沆刺配荆湖南
路本城餘編管淮南京西路

丙辰手詔先皇帝自齊州防禦使入繼統治平二年建
為興德軍今潛邸建佛寺宜以本封之鎮名之可賜額
興德禪院賜淤田三十頃 又詔自今在京及開封府
界聽行折二銅錢 又詔絳州垣曲錢監封樁三司銅
錫本錢并腳錢內以十萬緡借河東轉運司市糧草

詔京朝官選人使臣等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等上
等第一人與循資在京刑獄司差遣中等堂除下等注官
換官者準此 上批汴水漲甚見深一丈二尺可大急

令都水監那官一員前去上流相度減放湏管旦暮退落已而中書進呈水尋退落訖

丁巳提轄修完京城宋用臣言護龍等河逼城不可修築乞度地高下開展河道從之 詔初除團練使以上

許陳乞親屬一人優便合入差遣遷節度觀察留後以上更陳乞一次 上批翌日教營陣可令曾孝寬暫往

觀視其法有無未安便者以聞

二十八日上批要見後來如何舊紀丁巳間八

軍於城南實錄亦在丁巳

今從上批并入九月乙丑

戊午

二十九日

上批問樞密院程昉見造車在何處及已造

成若干數目令昉具奏 詔自今入內內侍省使臣寄

崇班已上資序者並不得本省一面勘罰如禁中違犯

即按舉具事狀聞奏送樞密院取旨施行其有直奉旨

止令本省勘者聽臨時指揮

御集係八月
空日今附此

中書進呈

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差官定驗兩浙
興修水利不當事上曰沈括所差官即運司管不得運
司所差官即在安撫使轄下可差候叔獻去否王珪曰

侯叔獻不可去王古今在河南乞就差古呂惠卿曰修隄岸極是好事如民間蓋屋是要宏壯是要低小必宏壯乃是隄岸要築得高但湏量人力以漸為之蘇州臣等皆有田在彼一貫錢典得一畝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如兩歲一次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百五十錢而令一畝田率二百錢有千畝即出錢二千如何拚得此錢若興工當亦不為虛費又以五等法定田土功之法纔高低三五寸便極爭事田土豈能盡

如砥平高田有低處低田有高處有取土遠處計料不
盡便湏陪錢米始得兩浙要開涇汧因取土為隄最為
便昨來陳納乞如此立法沈括不以為然上曰元立法
誠有不盡處沈括言涇汧太深則難車水僉曰沈括妄
說蘇州田皆在水中惟患水多豈怕難車水但開得深
則旱歲可以畜水淺則易乾然開深最難必取三兩尺
浮泥然後可以取土前日見括意便待與張靚做頭底
大抵人言事雖是一般違戾有沮壞朝廷法者不可一

例看上曰出則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惠卿曰此事惟

陛下深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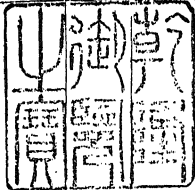
呂惠卿日錄載此於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今附見沈括體量安撫淮浙在八年七月

二十三日張靚時為兩浙運副王古相度淮東役法因體量淮東及兩浙災傷在六月二十四日不知竟差古

定驗水利否

陳納事當考

是月割昭州龍平縣隸梧州廢永州零陵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八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蕭際韶

謄錄貢生_臣劉錫珪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命王安石兼監修國史 檢正

中書刑房公事王震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池州

司法參軍孫諤同修貢舉式

八月二十三日
編公使例冊

詔陣傷

五十日內死者依陣亡例推恩前此以三十日為限又

有請限百日者至是依律著為諸路法

辛酉詔併令式及內諸司敕式入一司敕令所 都提
舉市易司乞借定州路安撫司封樁錢十萬緡糴穀從
之 熙河路經略司言洮西山後羌謀因夏熟入寇蕃
官李奇崖等逆戰却之仍獲首級詔李奇崖遷一資李
隆羅與內殿崇班請受餘遷資有差 詔內殿承制馮
士安令尋醫初審官西院差士安監密州板橋鎮引見
上察其病不任事故也

士成詔大名府定澶州各具馬二萬匹一等芻豆封樁
大名府令司農寺澶州令都提舉市易司計置並限二
年足 權羣牧判官韓宗師為蔡河撥發催綱升一任
以侍父絳行乞罷職也

甲子中書言訪聞深祁永寧等州軍葫蘆漚沱沙河新
河山水泛漲例皆衝決岸口所有合修完隄防及開濬
淤澱欲令外都水監丞及水利司檢計施行仍先具功
料及令轉運司勘會渰浸民田頃畝都數以聞從之

據此

會要增入七日并十四日又六月十九日當考

河北第十九將楊萬自陳討

蠻有功不實樞密院請劾其罪上批特免

乙丑賜都大提舉教營陣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同提

舉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銀絹各一百

參議公事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王震管勾國子監丞郭

逢原將官夏元象副將臧景部將以下至指使馬步諸

軍銀絹特支錢有差先是八月戊午大閱八軍陣於城

南荆家陂畢市拆營回軍故有是賜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

西京

左藏庫副使王鑒言開封府界近京牧地及淤田甚多
廣種榆柳較之租佃有倍息從之仍令鑒同左藏庫副
使霍舜舉提舉 詔開封府界諸路將官於所部兵選
試弓手能射親及遠中深者各五人赴闕府界及五路
令監司選試義勇保甲準此並給其路費 詔自今勾
當御藥院使臣滿五周年與轉一官仍不隔磨勘

丙寅別試所言武舉進士宋昇等六人弓弩絕倫而策
義在下等未敢黜落詔候殿試武舉人弓馬引呈自是

弓弩絕倫者雖策義不合格皆以名聞著為法 詔廢

馬監兵五千人其以二千人置廣固四指揮專隸修完

京城所於京城四隅置營三千增置開封府界保忠六

指揮於陳留雍邱襄邑置營候修京城畢其新置保忠

指揮即行撥併仍隸步軍司非有宣命毋得差使

八月二十一日

初修都城

御史蔡承禧言訪聞近日朝旨欲修新城外議

喧傳以為日後萬兵財用所糜其數不少臣聞古者城

郭溝池以為固又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城郭為固

則道德有不能設者矣此為中人之言而非為上主而
言也以陛下之德何啻金城湯池之固而乃過計以為
此外議紛紛臣所未喻兼此外城自祖宗以來傳之至
此日月之久土脉堅緻粗亦完好何必高深樓櫓以擬
邊疆甘棠召伯之憇尚勿剪除祖宗規模尤宜謹於毀
撤臣度陛下不欲沮興事之臣且以俯從其議爾又聞
招廣固指揮今歲江淮大旱畿甸蝗蝻苗穀不登惟京
師軍倉粗可支行今又煩為招置虛糜廩粟魚鱸一興

功百司須索動資應副此又糜耗不貲伏乞權且廢罷若陛下以已行之命遽難追改則乞小為科例積漸增

修不必併工以成勞費

此據承禧奏議附見八年兩河陝西江南淮浙饑京東蝗然則

承禧必是八年所上也

又詔司農寺於河東沿邊近邊州軍豐

熟處以三十萬緡計置糧草封樁 又詔衛州所開沙

河令程昉等相度置上下牌

此月七日又六月十九日始開又此月五日

丁卯詔自明年春燕不用隊舞令宗室遙郡以上赴坐

戊辰以右武衛大將軍封州刺史仲來罷封魏國公

仲來

誰子 按宋史宗室傳載仲來
漢恭憲王元佐庶長孫宗立子

庚午補南劍州將樂縣槍技手廖承禹為三班奉職充
福建路巡檢以承禹率弟姪捕斬賊吳笋等有功也

中書樞密院言渝州獠賊菊翼二木琴木斗等二十餘
族犯邊請降敕榜付熊本迺詔犯邊夷人能自歸免其
罪元謀人自相捕殺準此仍議推恩 詔罷河北東路
增募崇武兵岷州置鑄錢監令知熙州高遵裕轉運副
使張穆之提舉以遵裕言威遠監所鑄折二錢用工少

而得利多今岷州鐵冶暴發若增置一監歲可得緡錢四十萬故命置監焉仍遣左班殿直孟璋選秦鳳永興兩路配軍充工役以五百人為額不足即選鄰路既而遵裕言本路無坑冶工匠乞下商號州應付從之後賜

監名曰滔山

坑冶工匠乃十一月十八日事
監名又九年五月事今并書

罷三司

會計司從韓絳請也

七年十月
庚辰初置

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詔撰進詩義臣以當備聖覽故一一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

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己見為是既承詔頒
行學者頗謂有所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才
而臣職董其事苟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依違所有
經局改定諸篇謹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
刪改并於新本略論所以當刪復之意如合聖旨乞降
指揮其詩序用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頒行詔安石
并刪定升卿所解詩序以聞

六月十七日當考升卿罷國子在七月二十三日

安石又言伏奉手詔依違之罪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

既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說

有乖誤者責臣更加刑定臣敢不祇承聖訓

此據安石奏劄增入

惠卿云臣亦當奪官蓋辦此也推恩在六月二十一日改定序解在十二月二十四日

呂惠卿緣

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於是留身白

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寧時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既至

必是陛下宣諭及嘗借臣奏對日錄觀之後頗開解忽

兩日前余中葉唐懿來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中

等昔與臣同進呈安石以為忘之當時只進呈詩序今

但用舊義爾臣意以為未審遣升卿往訊之果然升卿曰家兄與相公同改定進呈安石怒曰安石為文豈如此賢兄亦不至如此此曾旼所為訓詁亦不識臣甚怪之而未諭其怒之意此必為人所間爾臣之弟兄於安石陛下所諒臣所以事臣親者移之以事陛下外心所欽服者安石一人而已臣為之官屬安石亦尊禮臣不與他等至與之極口爭事未嘗怒也近議市易俵糶事臣意以謂常平法行之方漸安帖又為此法呂嘉問必

不能辦所以徃復與之間難以遲其事及將上陛下果以為問臣不敢不言然安石未必怒此只是為人所問

爾

市易依雜事在閏四月十九日

上曰練亨甫耶惠卿曰此亦其一固

有為之致力者上曰張諤耶惠卿曰非也嘉問諤不至如此上曰亨甫何以至是惠卿曰亨甫數欲陛下召見臣以其為人好進太速嘗與鄧綰書言若使亨甫得見即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不知何為遽能致此故臣不敢言之朝其後綰薦之臣進呈但言其欲望見清光而

已臣平日薦人於陛下常淺言之陛下以聲身為律度
輕重不繫人言豈敢溢辭薦人亨甫聞之怒臣不褒稱
也而臣弟在講筵陛下亦嘗問及亨甫臣弟言不知其
為人大抵承禧所言皆亨甫教令之臣雖不肖粗知性
命之理安石雖不察臣臣終不與之較文章聲名臣尤
不以為意且經義雖聖人有不能盡無不可以增損處
昨以安石既去據理修定不敢少改不意其怒如此陛
下或有四方事臣願備使令上復留惠卿曰卿且寬心

然議益不合惠卿益不自安後月餘乃具劄子至上前
進讀曰臣伏見王安石劄子奏乞詩序用呂升卿所解
詩義依舊本頒行其小有刪改即依先得指揮奉聖旨
令安石并所解詩序刪定進呈安石稱於新本略論所
以當刪復之意不曾降出臣無由知其故至謂以雋所
進詩義則一一經其手而設官置局有所改定文辭義
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已見為是既承詔頒行學者
頗謂所改未安以為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才而職任

其事苟在所見小有未盡義難依違臣於其說皆所未
諭臣惟朝廷初置經局令臣與雋修撰而安石提舉詳
定皆自陛下發之非因建請也苟以為舊義不刊則不
知設官置局欲令何為宜有增損也則草創討論修飾
潤色自有次第而詩義臣等初奉德音以謂舊文頗約
新學不知今之修定宜稍加詳至其進論多涉規諫非
學者所務宜稍削去仍解其序即不曾令誰訓其辭誰
訓其義也故自置局以來先檢討官分定篇目大抵以

講義為本其所刪潤具如聖旨草創既就臣即略為論
次初解大序及二南凡五卷每數篇已即送安石詳定
一句一字如有未安必加點竄再令修改如安石意然
後繕寫安石親書臣名上進則雋所進義雖一一經安
石之手不知何以加此又修邶鄘衛以後數卷安石在
此間或就局已數經覽洎去江寧又送詳定簽貼書鑿
其處非一自此以後臣以安石去局而義又加詳更不
欲輒改舊文只令解序自安石到京令檢討官以續所

撰義歷呈安石其餘臣於中書與安石面讀皆有修改
去處經局草卷宜尚有存檢討官僚今多在此皆可驗
問臣自少以來與安石遊凡有議論更相是正未嘗有
嫌矧於是時承詔論譔欲傳久遠如能修改使成全書
豈有彼此而安石又以相臣董其事意有未安留加筆
削不為稽緩而修寫進呈得旨刊布幾及千本

刊印經義在六

月十九日

忽見余中葉唐懿來謂臣安石怒經義局改其二

南舊義止令勿賣湏得削去臣意中等聽之謬也再令

審之復如前說又令升卿往問輒復大怒其言如中等所聞當初進二南義之時陛下特開便殿召延兩府安石與臣對御更讀以至終篇陛下褒稱聖言可記安石未耄何至廢忘而其言如此誰不駭聞然臣猶以謂安石特發於一時之不思也今安石乃乞用舊本頒行若以謂小有未盡當如先降指揮刪改有誰不欲致使依違若以謂皆不可取也則以安石之才於置局之日國風以前看詳修改有至於數過者苟其文至於皆不可

取則曷為不見而今日獨賴何人發明而後見之也臣
於安石之學素所諳識凡讀文字臣以為是安石是之
不然安石所否安石學雖日益去春今秋不應頓異而
以為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才不得不爾則前日之所
是今日為未定今日之所是他日豈可定哉安石當國
以經術自任意欲去取誰敢爭之然臣反覆求其所以
然之故而莫之諭也上曰安石無他意經義只為三二
十處訓詁未安今更不動序只用舊義亦無害惠卿曰

安石欲并序刪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轉官受賜於理何安臣亦當奪官上曰豈有此理惠卿曰然縱朝廷不奪臣官臣何面目安石必言垂示萬世恐誤學者洪範義九有數本易義亦然後有與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賣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條例司前後奏請均輸農田常平等敕無不經臣手者何至今日遽不可用反以送練亨甫臣雖不肖豈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須去位惠卿曰臣豈可以居此

已上並據
惠卿家傳

增入蔡承禧劾升卿奏可考惠卿別有日錄載此段尤
詳要不異家傳所載更不別出陳璘荅劉義仲書云呂
太尉日錄未之見但於宛邱奏議中見其進日錄劄子
兩蓋自其與荆舒反目以後既進二手簡又進日錄四
卷四卷之內皆銷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故
當時荆舒毀懟之說不復見信於裕陵而荆舒由是重
得罪矣鍾山所著八十卷乃敘彼四卷而為之也二錄
卷帙多寡雖則不同而得伸其所懷則無以異也自明
其忠者得伸於前自明其聖者得伸於後今八十卷咸
行於世取而觀之鼓驗彼此則四卷所載可未讀而盡
得其意矣璘書當考惠
卿宛邱奏議亦未見

詔文武官授差遣不得與五

服內許相容隱親屬為代初武官有是法至是并文官

行之

壬申詔河北州軍城櫓未興工者權罷據所用樓櫓具材木限三年畢儲之以待緩急仍先具工費以聞 又

詔江南西路轉運司訪作陂匠人優給路費仍與大將

驛料赴司農寺 環慶鈐轄梁宗吉進所造戰車

此據會要

上批付韓縝等今月六日得卿等繳奏北人來牒尙

嵐軍地分見守把界壕非元初分立界至處所詳料敵人之意必以卿等累督其先開立蘆茅山以西壕堠疑已尚有淮擬分畫之地謂我舍而不洩幸而議不及之

急欲承就了當故復反覆侵貪不肯休已寇情若此苟
不以堅緩持之不惟草城川地決不可與深恐浸淫滋
長邀求大事遂致爭競難保盟約卿等宜示以持久不
易之意庶幾貪或能沮止昨降指揮令卿等暫般挈
家屬在彼可速依准庶北人伺知信我不憚持久前日
降出雄州繳奏北界涿州來牒一道稱准樞密院劄子
據山西都鈐轄司申近巡歷緣山口鋪有雙井地蔡家
谷南人阻當北界人旅過往等事已降付樞密院訖看

詳上件北牒乃是昨據邊報北廷差官特來按視欲有
爭理疆事今之來牒乃開端耳已後次第必須相繼迤
邐漸漸加緊理會故今應接之始不可不謹卿可於本
房取索子細看詳照對前後文字與樞臣面議審擬一

回牒進呈

此據兩朝誓書冊內九月十三日申時御批
付韓縝等未審是八年或九年因八年七月

二十八日有毀井事附此八年九月十三日更當考詳
恐此時韓縝未必在京六月十五日縝乞奏事或此
時已入京亦不可知也六月十八日并二十九日九月
二十九日并此十三日又十月一日又十一月二十八
日并合考詳韓縝除都丞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此九月十三日未必在樞密房更切檢詳乃可

癸酉司農寺言坊場河渡等舊止以酬牙前自募役法
行在公之人冗占浮費十去八九牙前裁損尤多不惟
革除重難破產之害且舊令圓融科配陪費之物因此
並從官給則坊場等錢自合一歸官府以補所費兼諸
路有以軍貲兵士等代役人者軍人闕則須雇人官司
多不知此以為減得役人遂欲裁減役錢元額宜有約
束迺詔買撲坊場等錢並別椿管許酬新法以前牙前
及依條支賞并依常平法給散外不得他用違者徒二

年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具以軍人代役人者令許所代役人合給工食及支酬等錢亦別行椿管其坊場錢令司農寺下諸路歲發百萬緡於市易務封記仍許變易物貨至京

本志同三年十一月七日始賣坊場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大

河衍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乞蠲被水民戶租稅從之仍詔都水監勸會官司不申奏因依以聞既而本監言惟濱州薄有水患不多已奏外餘皆無之

既而本監言據朱本增入新本亦無之存此可見當日事

情故不當削云 正月

五日中午書云云可考

甲戌詔故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子西頭供奉官琦就移在京差遣自今應閣門使以上死十年內許本家乞親弟姪子孫一人差遣立法自守約始 又詔忻代州諸寨以禁軍代廂軍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言極邊廂軍多作過故也 秦鳳等路提舉營田鄭民憲言熙

州倉草場李士良經畫通遠軍營田乞計租課募人請佃從之仍令民憲提舉士良管勾 是日蠻賊七百餘

人寇古萬峒

據十一月十一日奏

乙亥詔置太廟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七祠位版從太常寺請也

丙子詔諸路教閱保甲並隸尚書兵部增同判官一員主簿二員勾當公事官十員勾當分州軍出入提舉舊州軍提舉官並罷以兵部書令史王運言保甲乃民兵不當隸司農寺也詔給韓琦再任相州支賜付其家丁丑江南東路轉運司乞米三五萬石賑濟饑民詔准

南東西兩浙江南東路共更留上供米十五萬石賜災傷州軍

戊寅內藏庫言饒池江州監自熙寧六年增鑄額錢多借給諸司歲輸不及額乞不許諸司借支逐州豫具所鑄數關報從之

辛巳命司農寺主簿王古鞫前秀州通判張若濟贓罪以聞御史中丞鄧綰言若濟先知華亭縣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諸弟與之密熟託若濟使縣吏王利用借富

民朱庠等六家錢四千餘緡於部內置田利用管勾催收租課等事乞施行故有是命始若濟去華亭大理寺丞上官汲為代若濟受民吳湘等銀九百餘兩後以兩浙轉運副使王庭老等薦通判秀州若濟疑汲在華亭發其姦收付獄汲止坐違法差人衝替汲妻高氏詣登聞以訴會提點刑獄盧秉亦按若濟賊試將作監主簿鄭庠者惠卿舅也若濟資庠錢五萬入京請求又陰使人竊舊案牘焚之匿其枉法罪止坐受所監臨追三官

勒停送衡州編管汲訟不已於是綰受其言因劾惠卿
與若濟交結狀綰借若濟事以攻惠卿盖王雱意也

十二

六日惠卿自辨

司農寺言州縣官戶多處例減免役錢則人

戶出錢偏重不為之節制則人戶經久不易今方造簿
畝詔諸縣產錢十分官戶占及一分以上官戶止減役
錢一分所免須多毋過二十千兩州兩縣以上有產者
亦通計從之

八月七日墨本已書此今又因司農建請重出不妨兩存八月丙申當考

上

批勘會今歲賣度僧牒數進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

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死及事故八萬六千餘人
熙寧初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死及事故六萬一
百餘人今歲正月止九月給五千二百八十一道

癸未度支員外郎祕閣校理提點京東路刑獄安燾檢
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燾過闕賜對上悅其言因留不行

池州司法參軍孫諤中書吏房習學公事

初一日同
修貢舉式

八月二十
三日可考

知司農寺丞莊公岳言祥符縣欠青苗緩

急等錢甚多其知縣李孝純乞先次差替從之

青苗緩
急錢是

何等
色目

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鹵地可
引黃汴河水淤溉詔都大提舉淤田司相度以聞其後
淤田司言此地當興工役引水淤之乃詔次年差夫

中書言杭州助教孫麟乞借市易務錢五七萬緡買紬
絹比杭州給錢民間預買可增十萬餘匹詔給未鹽鈔
四萬緡錢三萬緡為本仍以將作監主簿梅宰同買

甲申召輔臣觀稻于後苑 詔皇城副使河北第二十
二副將孫貴降一官以選將下兵不精也 中書言已

廢河南北兩監牧司河北十一監河東太原監京東東平監其廢監錢物等除給都提舉市易司茶本外令三司歲具合應副熙河路年計錢數申中書取旨支撥從之

廢東平監在七年二月四日廢太原等監在今年閏四月十六日

乙酉呂惠卿言臣以謁告家居宰臣王安石遣堂吏齎御史中丞鄧綰章示臣言臣丁憂日與張若濟交結貪濁事已得旨送王古根究詣實聞奏臣今具綰條列所言事乞賜看詳事在外者令所差官依已得指揮根究

在內者令中書下所司各依臣所奏具因依開排月日
進呈免使臣久遭誣罔及乞下綰令具所借錢年月及
交結密熟因依仍案臣在兩浙州縣年月一處照會即
誣罔自見詔徐禧馮宗道同王古根究以聞初惠卿既
進劄子與安石辨改經義事乞去位因出前後與安石
議論不合者如兩浙提舉官王子京與其弟知蘇州吳
縣事子韶於秀州買板葬父虧價轉運使王庭老張靚
奏劾之法寺斷子韶杖六十私罪刑房稱庭老靚奏劾

違法安石令子韶依斷而除落子京不覺察罪將上乞
取勘庭老覲惠卿以謂子韶依斷大輕子京以兄弟同
謀葬父豈得不坐不覺察轉運司當奏劾無可取勘之
理安石欲添鹽鈔而廢交子罷河北運米而行市易俵
放之法惠卿皆以為非便

罷交子在九年正月二十七
日罷運米則此八年六月十

八日且曰陛下置兩府大臣今吳充雖與之小異特自
可考

固之計耳王珪絕好人王韶又如此臣若不與校則天
下事誰當辨之檢正堂後官作文字皆不與臣議臣嘗

召張安國來諭之以人主以天下事付中書中書以付五房人主豈能盡看文字罪無輕重但憑中書而已如王子京事改換情節豈得為便若將上上必罪檢正官不欲與相公失歡故未敢爾安石居常實不如此惟自復來議論不合又多不直臣不以告恐涉朋黨故略陳其愚可以知臣不敢苟於陛下之職事而臣於其官蓋有不得其守者也上又曰經義事必無他卿不須去位惠卿曰臣本無涉世之意遭遇陛下聖明欲立功業誠

欲自竭俟法度齊整而陛下一日赫然有四方之志使
安石居中而臣在外粗能有成乃乞就閑今此已矣可
小事不可大事願陛下毋用兵安石常言用兵須嚴名
分使雖有智者不敢出諸口則事體歸一安石之意不
徒為軍為國亦欲如此天下即是敵人雖能禁近者言
其如天下何至於謝景溫景溫發運在五月十八日戊寅除將作在七月十一日辛未
未不肯作發運使而與在京差遣盧秉負罪至多而除
發運使秉除發運在七月九日王子京有罪未斷而除淮南提舉

官

子京淮南提舉在八月十一日庶子不入長編

郊亶言水利無狀臣力乞罷

去而今復召之義倉不可置而欲置常平法不可改而

欲改太學上舍生方通

方通興化人大觀元年閏十月十三日坐于軫責

安石

固嘗稱其文字而顧襄

顧襄閬中人十月十六日免解

又出其門下至

上前乃始問臣與通何親而恩例至今不行選人除常

平官者例皆改官為提舉惟曾旼獨存管勾之名又不

改官正以臣故爾上曰聞升卿求安石進用以謂有復

相之功惠卿曰升卿剛介自守理必無之可質諸神明

且陛下擢在經筵尚可進用縱使好利豈至如此上曰此乃他人言之非安石也惠卿曰安石每與陛下說開闢通塞以為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安石却會不得此事致來人語言自古只有人主堂陛隔絕人情難通即聽讒納譖安石尚聽讒納譖每日只被呂嘉問練亨甫幾個圍合了練亨甫東面一向守却王雱呂嘉問才不去便守却安石其餘人更下語言不得昨安石初到臣請去位陛下以為安

石莫疑否臣猶以為不然及臣再求去位陛下云安石莫不忘卿否臣再三以為無此今觀安石如此方知聖意無所不通却是臣弟兄純不思至此也前後見陛下十分湏留一二分不盡臣數以為言必是陛下別有見得處遂乞在告上曰卿實有病否惠卿曰實有病上令以狀送中書惠卿既在告繼下鄧綰章不旬日惠卿罷政

惠卿在告緣與王安石爭改經義事乞去位未許因歷陳安石之短乞在告上乃許之實錄並不載今取家傳附惠卿自辨析後自豈至如此下又取惠卿日錄所載修入凡二百七十六字此可見小人離合情狀不

可刑也 又日錄八月二十四日進呈刑房具到兩浙轉運司體量王子京子韶不當事上曰如此即是轉運司不合體量余曰臣前日因節出案內事節可見子京子韶無可恕之情運司無可恕之理王子韶元初子京出頭子差人買板豈可只於子韶處取覆一家買板葬父無不知又自熙寧六年正月初九日下縣買板板主不在只於看守人處取來直至七年八月板主回歸來說通此板直三四十貫錢行人方經縣論訴乞定奪本縣差兩番行人並作三十貫令本縣行人甘認填還至十一月縣中行人經州陳狀却是先行違柳行人下縣買板知州理斷稱此板只直十五貫文余曰直至推院方勘稱本縣行人為嫌州中下縣收買所以大估價錢即當時此事喧鬧可知元條既許體訪即訪聞無不可知之理前日見王安石安石果言張靚等言安石與臣同在條例司嫌子韶所以如此不知在條例時嫌子韶則甚嫌子韶自是批出來外持守正之名內懷朋姦之

實罷臺官于他別人甚事大凡心有可疑即不得其正
臣因問王安石昨來子韶為不葬父被張商英言遂罷
湖南運判知高郵縣不知希阿誰指如此張覲亦是曉
事底人豈肯說與人道我希執政如此不足信上曰恐
無是事石曰子韶之言固不足信前見呂惠卿要衛替
王子京余曰固不曾要衛替王子京只是言不當勘轉
運司上曰子韶誠可罪子京不知運司不合不取案看
石又言運司不合體量子韶崑山縣事乞衛替不當余
曰誠有過當之辭但子韶為知縣却差手下廳子充青
苗庫子誠不得石曰無條不得差廳子余曰廳子自是
三貫文雇手力自是四貫文雇自然不合差假如差鄉
書手充青苗庫子豈須一一有條不得差方是違條上
曰庫子是優饒差遣到了不合差廳子然買板事却是
子京不知王珪曰且令分析上曰好余曰本房稱王子
韶合取旨上曰子韶此事誠是不得石曰已該赦按王
子韶責上元知縣在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其五年

八月二十六日除湖南運判十月六日又責知高郵後
改宜興又改常熟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乃除永興等路
提舉折納不知六年正月初九日下縣買板是何州縣
既委折漕體量當是常州或是蘇州也王安石却稱崑
山不稱常熟不知何故恐是傳誤更須考詳又日錄九
月十六日進呈前後與安石所爭事目余曰只如王子
京事伊元初斷子韶依斷王子京令大理寺更不收覺
察罪臣說與堂後官王子京弟兄商量買板葬父自熙
寧六年正月買板次年十一月行人猶理會陪錢却只
收不覺察罪已是情理輕却令除落又子韶託官貧下
縣買物令人陪錢如此依斷莫輕否莫將聚廳處商量
不知堂後官去他處說什麼安石更不商量遂大怒言
張靚王庭老體量他不當須要將上取勘叫這漢一年
閑住却添支不知受底人苦自揔會他不得比至將上
安石乞取勘臣以為不當取勘陛下頗助臣說遂得旨
令本房做文字本房做到狀將上臣讀見與案內事節

不同問安石曾見案來未安石言已見臣道見來便得
見他怒不敢與他議將上除臣道理不是處即對陛下
開陳其不實處稱買板頭引是子韶一面指揮據案却
是子京出頭引之類即不欲盡說陛下必須罪檢正官
既罪檢正官是他須閉門閉戶便喚道臣趙逼他然陛
下以其理未當故不許將下來是他又令本房做白劄
子依前與案內事節不同如秀州前後行人等狀並只
稱王太丞買板元不曾指說王子京緣所稱王著作王
提舉便是王子京雖無陪錢三十貫事狀緣累次估作
三十貫並不聲說又稱無不得差廳子充青苗條貫廳
子手力雇錢既不同又是祇應人即自不合充受納庫
子應不合差之人豈須一一有條貫指揮又同共商量
買板葬父母却稱係各居兄更無不覺察罪又只有不
合差弓手催免役錢并支青苗不覺察書手乞覓人戶
青苗錢該赦街替體例獨無此體例緣不合差弓手催
免役錢便可比差廳子充庫子不覺察廳子收受其於

不覺察鄉書手豈得事事一般方得為例臣畧指說一
兩事與他他又怒王珪遂勸令且休將上更商議臣遂
說與安石莫相公未見案節子細待節出案內要節相
公看過如寔有可怒情節即取勘遂節其數段以見子
京子韶無可駁之情而張靚王庭老無可怒之理安石
却送令檢正官疏臣文字又說得不是只一向游辭又
別做一狀將上前後三狀說得一般若是元初見得有
可勘情罪豈至如此是他却一向怒不解待漏院說次
忽然耳語問臣王庭老何故升一任臣高聲問王珪相
公問王庭老何故升一任王珪言當時不是官家道不
要移寧與轉官遂商量為轉官是他又說外面煞有議
論道是安石與賢在制置司時嫌王子韶故張希望如
此體量臣前已曾面論是他平常不曾見他如此臣此
事不爭亦得然陛下置許多大臣吳充雖與他小異只
是自固之計豈敢違他王珪又絕好人王韶又如此臣
更饒過放他使性氣更有甚人奈何案此則前稱本縣

乃屬秀州子韶寄居外縣託知州買板但不知復是何縣耳須究見子韶寄居處事乃詳盡差廳子充庫子等却是子韶前所知縣屬蘇州安石稱崑山與本傳稱宜興常熟並不同亦須考詳九月二十二日差王古十月二日惠卿罷九年五月十四日責溫卿別遣周輔六月七日又差李鍊十三日將呂嘉問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常獄乃決而家傳又云於是御史中丞鄧綰言惠卿昔居憂在兩浙嘗託華亭知縣張若濟遣押司錄事王利用於富民朱庠等家借錢肆阡餘貫買田部內及舅鄭膺等因緣憑藉請託為姦事有旨令王古根究詰寔聞奏中書遣堂吏以章示惠卿上猶降詔諭惠卿復位而謂方遣使考綰言信誕明卿事枉直於是非未辨之際不宜示之不校以實言者之誣惠卿以謂義不可留益請去且條上綰所言之妄乞從中遣使究治詔遣徐禧及內侍馮宗道雜治之既而御史蔡承禧言惠卿罷減司農寺勾當官等事於是罷惠卿政事以本官知陳

州上猶降詔封示承禧章惠卿亦條析上之元承禧所言二十有一條無一實者宗道等既究治田事無如館承禧言者窮無自解則又上言禧為朋黨公然庇護乞併案之而惠卿弟溫卿以賣販庸下尚居一路按察之任乞早賜責降初館之言惠卿借錢買田也惠卿自辨無之而弟溫卿居憂時於秀州買田質貸於富人家亦既償矣惠卿方護喪歸葬泉州初不與知也事既辦明當路者必欲害惠卿乃言雖已根究而干連人未麗於法當置勘有旨溫卿先次衝替而遣蹇周輔置勘於秀州御批除有罪官吏依法禁勘會其餘干涉百姓如非根究所推究到事狀已是明白即不得更至滋彰追逮而上亦廷諭謂惠卿無一事既而中書降敕不用御批之語猶以勘惠卿為名而並坐館承禧再言之章於前日導證左使得醜異無罪惠卿前後十四上章辨中書降勅之文與御批先差周輔意指不同乞罷遣周輔更置大吏與左右信臣取根究所奏牘詳考而蔽於上前

周輔雖卒遣而朝廷不得已以為出穀差誤罰檢正官等而加遣李疎叅治之自始恨究至是歲餘逮繫千人而周輔酷吏吹毛洗垢無所不至卒不能以一毫私讎也惠卿日錄詆安石尤力今特出練亨甫呂嘉問讒搆等語餘悉因家傳其臧否自可見也

詔司農寺歲支坊場錢三十萬緡都提舉市易司歲支息錢二十萬緡償內藏庫具元年以來諸司直借錢物數以聞故也 詔進士江汝猷王

方穀各決杖二十汝猷橫州編管大理評事宋保國降散官黃州安置試將作監主簿黃叔靖追官舒州編管進士宋昌年殿三舉右軍巡使郭駿令御史蔡承禧劾

罪以聞初以練亨甫范鏜彭汝礪為別試所考試官亨甫待士人不以禮及引試第二場故事雨甚則罷試是日大雨而不罷衆益怒聲言試院火衆皆驚起有不逞者相率索亨甫欲毆之亨甫避匿複棚上得免衆大詬而出既而試院方出榜別日引試榜語復有涉侵侮者衆取榜毀之而毆守榜軍士試院以事聞詔開封府捕為首者汝猷等見執辭服相推為首從然無證左人皆疑其寃獄成而勘官郭駿不肯簽書知府陳繹判官吳

幾復獨以具獄上汝猷方穀皆衣冠家子特不用蔭杖之賸會赦猶差替

丁亥司農寺請倚閣常潤及蘇州常熟縣民所欠熙寧六年常平錢穀候至來年夏料催納令本路募民充役許以工直折除從之并詔淮南江南東路累年災傷州縣準此

戊子上批付韓鎮等今月十四日據走馬承受奏於今月十日有燕復等引領北人來鴻和爾山第四鋪開立

壕堠次却有弓箭手三百餘人執持弓箭棒杖趕打北人及帖黃稱地界司見勾將官馮勝下防托兵級欲要處置等事勛會除石長城內有起遣着人戶朝廷已令標撥與地土外未知因何又起遣着若干人數可疾速分析聞奏其弓箭手爭鬧事仍湏婉順開諭不得麁率妄有處置

此據兩朝誓書冊內九月二十九日御批付韓鎮等今附此要考燕復事